

吴祖光选集



这些文章除去应人之请而写大都是外界给我的刺激，感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而作。然而这一类文章常会给我招来祸患，甚至成为灾难。

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里，编剧是我主要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又是话剧的写作。但由于命运的作弄，使我从六十年代开始，奉「上级指示」写起戏曲本来。我从来认为写作是个人的事，不当受外力的安排；但是由于我自幼迷恋京剧，这个上级的指示却和个人的兴趣连结起来了。

今天回想当年，在校学习期间我从不刻苦钻研，很不用功，至今自觉浮浅，而年近八十，远逾古稀阶段，后悔嫌迟，无法补救了。那末，我将凭着什么条件进行今后的继续写作呢？只有一项，就是一片赤诚。在这方面我将作到毫无愧色。

吴祖光选集



杂 文

河北人民出版社



作者近照(1995年3月)



1982 年与新凤霞在叶圣陶先生家中。



1956 年拍完程砚秋主演的《荒山泪》后，游颐和园。
左二为吴祖光、左三为程砚秋、右一为程夫人果素英。

1982 年与新凤霞在冰心先生家中。



1951 年与新凤霞在北京栖凤楼家中。



1987年女儿吴霜在美国举行独唱音乐会，结束后，吴祖光上台祝贺。



1994年与文艺界朋友们在一起。从左至右：黄苗子、谢添、吴祖光、邵燕祥、王蒙夫人、王蒙、丁聪、张达、叶浅予、郁风、杨宪益、沈峻。

目 录

散 文

睡与梦.....	(1)
自疚.....	(5)
迎春.....	(10)
小城春色.....	
——记一个逝去的春天.....	(12)
后台朋友.....	(18)
寒夜思家.....	(30)
饭馆生气论.....	(32)
重见天窗.....	(37)
贞节牌坊.....	(40)
断肠人在天涯.....	
——花街行.....	(44)
宵禁解除之夜.....	(49)
水里的人民.....	(52)
乌龟的生活.....	(54)

第一封情书	(56)
偷窃者	(58)
跳电车	(60)
偷钱	(62)
我的自行车	(65)
溜冰的故事	(68)
梦见紫荆树开花	(70)
除夕思亲	(74)
北京的天桥	(78)
雾里峨眉	(85)
昆明山歌	(97)
寻春小记	(99)
雍和宫的春天	(106)
春来	(111)
相府门前七品官	(115)
骑车小记	(119)
万里长城断想	(122)
三十年书怀	(128)
欧陆风情	(134)
喜雨	(172)
无知者谈吃	(178)
长岛观日出记	(182)
论昼寝	(187)
在电视机前面	(189)
易消仇者怨 难报美人恩	(193)
洛伽山灯火	(200)

高尚的白杨树·····	(203)
爱惜钞票·····	(205)
洗衣记·····	(208)
说说胖子·····	(210)
右辩·····	(216)
梦里常州·····	(221)
拆掉景山墙·····	(223)
过去了的春节·····	(227)
虎豹别墅与琉璃厂·····	(231)
十月纪事·····	(234)
“蛻”辩	
——读报偶记·····	(237)
愿天涯静处无征战·····	(240)
腐乳·窝头议·····	(245)
争奖摄影作品《看电视》记·····	(252)
游戏人间	
——澳大利亚奇观·····	(255)
谈“严肃处理”·····	(260)
牙崇·····	(263)
禽兽，畜牲，你好冤枉！·····	(281)
制服那些顽固愚昧的“中国男人”·····	(288)
天津颂·····	(290)
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	(293)
东安市场怀旧记·····	(296)
半夜跌跤记·····	(311)
厕所及其他·····	

——东大桥印象·····	(316)
撞车记·····	(319)
“国贸”案新闻发布会书面发言·····	(325)
为老百姓说话我永远态度鲜明	
——从“惠康事件”谈中国作家的写作权利·····	(328)
“国贸”是怎样“把自己交给法律”的?·····	(333)
一个“被告”的回答	
——致“原告”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董事长孙锁昌先生·····	(343)
“国贸”案结束感言·····	(352)
“国贸”案结束感言补记·····	(357)
胡同生涯·····	(361)
二百四十一件文物捐献记·····	(367)
有感于饭店、宾馆的铺床叠被·····	(376)
大上海抒情·····	(379)

人 物 随 笔

鼠崇·····	(382)
哀江村·····	(384)
一个亲人死去了	
——哀孟斧·····	(386)
永不相忘·····	(388)
我不能忘记的一个演员·····	(392)
祝颂萧长华·····	(397)
青年盖叫天·····	(399)
新风霞与新评剧·····	(404)

爱国艺人常香玉·····	(410)
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齐白石老人·····	(417)
卓越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426)
画家齐白石·····	(434)
梅兰芳先生的艺术青春长在·····	(443)
替那位好心的老太太抱屈·····	(451)
作家和战士	
——记夏衍同志·····	(454)
女儿篇	
——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十四周年而作·····	(460)
“天下何人不识君”	
——悼念田汉同志·····	(467)
三十七载因缘	
——小记丁聪兄·····	(471)
讨人欢喜	
——怀念画家张正宇·····	(479)
革命的作家和战士——夏衍同志·····	(484)
李丽华回国·····	(492)
训子篇·····	(497)
哭赵丹·····	(507)
“秦娘美”	
——记秦怡·····	(509)
怀念父亲	
——《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序·····	(515)
潘汉年同志千古·····	(521)
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总理	

——为重演话剧《风雪夜归人》作·····	(526)
陈碧岑夫人传略·····	(533)
悼田稼同志·····	(536)
森然先生在戏剧史料方面的贡献·····	(542)
哀江南·····	(548)
苏三的沧桑	
——怀念荀慧生先生·····	(555)
父亲的画·····	(557)
“哲人其萎”	
——悼聂绀弩·····	(563)
纪念孔志毅同志·····	(568)
从女儿说起·····	(573)
叶圣陶先生不朽·····	(580)
“笨儿”吴钢学艺记·····	(584)
创造者的气度	
——悼念陈铭德先生·····	(590)
冈崎先生千古·····	(593)
方荣翔的最后之歌·····	(596)
看赵青舞蹈作品晚会有感·····	(601)
永世难报的恩情	
——怀念母亲·····	(603)
“二流堂”真相·····	(618)
永远记在心上的安哥儿·····	(643)
对超构先生的哀思·····	(647)
怀念张光宇大师·····	(650)
哀佐临, 想丹尼·····	(653)

目 录

无与伦比的叶盛兰·····	(658)
梅兰芳、周信芳大师百岁感言·····	(664)
永别夏公·····	(670)

睡 与 梦

人活一辈子，睡觉差不多占了半辈子，睡觉对于人生的关系真是够密切的了。我们每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来了就睡，一连好几个月地睡下去；而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总是睡着去的。睡觉的舒服，安逸，永远占据着人们享乐的最高点。最值得称颂的是它不用金钱，也不讲势力，无论老幼贫富，贤愚智不肖，除掉世界上最可怜的失眠症患者之外，都能得到一个睡眠。在睡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平等的。在那里，富翁可以变成乞丐，乞丐也可以变成富翁；皇太子可以和平民女儿恋爱成功，穷光蛋也可以笑傲王侯……睡觉是一件大事，同吃饭一样重要，比结婚更为重要。

睡觉根本是一种原始的享乐，所以并不十分需要现代化的装置，自然柔软的弹簧床是会使人适意，然而我们用最原始的自然环境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乐趣，像史湘云醉眠芍药裯就是一个最俏皮而又富于诗意的睡觉；这样谁能说这碧绿如茵的草地不比弹簧褥子更温软？醉人的春风不比天鹅绒的被子更轻柔？更何况树枝上的小鸟唱着催眠曲，小河里淙淙的水声送来酒也似浓厚的睡意。

有一次，我坐在一节三等火车里，开始着一个辽远的程途，天慢慢地黑下去，车里的灯光是惨绿的颜色，每一个旅客都觉得非常疲倦了。那时从深夜的人堆里，忽然传来一声

冗长而沉重的呵欠，这一声呵欠影响了全车的旅客，不由得令人想起家中温软的床铺，立刻觉得眼皮发涩，头发重，心发沉。随后鼾声大起，纷纷睡去。张嘴者有之，歪头者有之，咬牙切齿者有之，口角垂涎者有之，光怪陆离，万象毕陈。总而言之，大家都睡着了，虽然车里空气坏，椅子硬，没有床铺。

人家说：“睡中别有天地，谓之睡乡。”睡乡就是梦境，梦是什么？现代的心理生理学家的解释，说是一种外界的刺激促成身心上的下意识的反应，这个我们且撇开不谈，我只觉得梦是超乎现实的另一个人人生，像《仲夏夜之梦》所表现的那么美的大同世界；它比苍蝇的翅还要轻，比空气还要空灵，比月光还要美丽，忽明忽灭，不可捉摸。《金刚般若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梦是一个虚无的幻想，一个迎着阳光五彩的水泡，一个阴阴的暗影，一颗侵晓花茎上晶莹的露珠，一道倏然一现随即瞥然而逝的电光。

常言道：“日有所思，晚有所梦。”这种梦多半是最甜蜜的，我们白天得不到的东西，做不到的事情，往往在梦中就得到了，做到了。譬如说：心里想着某人，然而在事实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思之想之，神魂颠倒。可是到了夜晚，假如梦神有灵，就把某人送来了，自己不由得有点飘飘然。最煞风景的就是在这恰到好处的时候，不是掉到沟里去了，便是被狗咬了一口。如此一来，“适可而止”。梦尽人渺，依然故我，四大皆空，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连做梦都是如此。

纵使是如此空虚的梦，都不是我们强求得来的。贾宝玉想梦见林黛玉，不惜卑躬曲节，焚香净手，祷告神灵，冀得

梦中一亲颜色；而结果纳头睡去，一觉睡到大天亮，梦边儿也没有沾到一点。这样我们可以体会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是何等凄凉的情绪了。

虚无的梦有时也会改变了现实的人生，最有名的就是《南柯梦》。《南柯梦》的主人在黄粱未熟的短短的时间内，竟跑到梦中的南柯国里，去做了几十年的东床驸马；尝尽了悲欢乐，享尽了富贵荣华。梦醒时，他起了无限感慨，因此而参透了人生；于是居然青灯一盏，皈依佛门。梦真是不可思议，它不分时间，不分地域，相隔千万里的朋友，可以在梦中相处一堂，几十年的光阴可以在梦中一闪而过。梦之于人生，是非莫辨，虚实不分，离奇恍惚，不着边际。

古人有“人生如梦”与“浮生暂寄梦中梦”之类的话。是的，人生本是一个梦。睡乡的梦境不过是梦中之梦，大梦之中的小梦而已。人生下地来就是一个大梦的开始；死去就是梦的终结。世界本就是一个广大的梦境，我们就是这梦中的人物。其中的贵贱贫富，喜怒哀乐，不过是这梦境中的遭际；有的做着轰轰烈烈的梦，有的做着庸庸碌碌的梦，有的做着幸福的梦，有的做着可怜的梦；有桃色的梦也有灰色的梦。纵然我们在少年时代，被梦境所支配，像真事似的，为梦境所苦，为梦境兴奋。然而到了老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梦将醒的时候，哪一个不托着腮帮子，低着头，闭着眼，心里想着那几十年的过眼云烟，有如一梦呢？诸葛亮在高卧隆中之时，吟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虽然他自命以为自知平生，先觉大梦；以睡觉为唯一的消遣。然而他终于接受了三顾茅庐之请，到茫茫人海之中做了一个角逐者，尽数十年的心力于残酷的争斗，七擒孟获，六出祁

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是所谓人中之龙，所谓高士。然而他终于逃不脱这梦的支配。啊！这人生如梦！这梦也似的人生。

写到这里，我望了望窗外，江南的暮春时节是如此美丽，前面的小河涨得水汪汪的。正是新雨之后，花草是一望皆碧之中夹着几点红白，越显得娇艳欲流，“庭芜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就是这时候的景色。浅草间有一对蝴蝶在翩翩追逐。我面对着这暮春天气，听见树枝擦着窗根簌簌的声音，看见那一对蝴蝶隐没在密叶丛中时，忽然想起了庄周化蝶的故事。我只觉得恍惚，轻纱也似的朦胧，我也分不出究竟是人间还是梦中了。

《饮水词》里有一句说得最好，道是：“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假如我们真觉得这世界是无味的话，那末大家都睡吧！到睡乡中去找寻更美丽的梦境，因为真正的大同世界只能在梦里去寻求的。

1937年3月于南京

打开箱子发现了去年春天在南京写的这篇短文，展读一过，百感交萦。一年来的艰苦遭际，让我觉得以往的生活真是一个荒唐梦，大有昨非而今犹不是之感。我发誓不再做梦了。然而我如何忘得了南京？

1938年11月于重庆